



丁母因与被害人吵架叫回儿子；村支书作为调解人但没能阻止血案发生。

何以让丁金华酿成连环血案？诸多迹象表明，有关他杀人伤人的原因，并非坊间所传的“只因一担鸡粪”，而是与邻里积怨多年的宅基地纠纷有关。

多名目击者证实，在他行凶前的半个小时，精赤上身的丁金华还曾向被杀者递烟，但半小时后，穿戴整齐的他在高家门口停车，掏出了尖刀。



受害人上前递烟 没想到他上来就是两刀

伤者高亚军的妻子一早去修牙，躲过一劫
再次回到家，大门口、客厅门、厨房里血迹斑斑
揭开炒锅盖，炖好的鸡肉汤汁已凝固

倒粪引发的邻里争吵

高全发听见老卢骂了高赖孩几句，高回嘴说“掐死你”。老卢回骂他，说这是我的宅子(宅基地)，我想倒就倒。

7月25日早晨5点30分，年近七旬的高全发赶着去喂猪，走到高赖孩家门口的上坡路上，看见老卢在跟高赖孩吵架。

70多岁的老卢是丁金华的母亲，她担了两桶鸡粪，其中一桶已经倒在高赖孩家院墙东侧的杨树上，正要倒第二桶，高赖孩上前把她的桶提开。

58岁的高赖孩家位于高庄村东南角，门前是一条进村路，高说，附近几家村民常在他家门前路边端着饭碗聚拢吃饭，天入中伏气温太高，不让老卢倒粪，两人就吵了起来。

“高赖孩该叫老卢瘦子。农村里当兄弟的开瘦子的玩笑很正常。”高全发说，两

家在一个村里住了几十年，听上去两人都不是真吵架，老卢又是远近闻名的“叨叨嘴”，他也不以为意。

高全发急着去喂猪，临走听见老卢说了句“不中跟俺华说”。

一早就出门去位于漯河市一家工厂上工的高群海是当天早上7点49分接到的丁金华电话。

丁金华在电话里说：“你大哥说要掐死我妈。”

高群海是高赖孩的三弟，43岁；丁金华38岁。两个人自幼关系熟络，算是“发小”。

百十来户的高庄村住着七八十户高姓人，丁家七八户，但两族并无矛盾，这次的小

摩擦，高群海分析丁金华是找他“调和一下”。

高赶紧打圆场：“都是街坊邻居的，没多大个事儿。要不我现在回村去，两家坐到一起说开了就没事了。”

丁金华闻言也说：“是没多大事，你别回来了。”

接到了丁金华电话的，还有高赖孩的儿子高亚军。

“他说他妈找不着了，现在他在我父亲的工地上要人。”高亚军匆忙从自己打工的地方离开，也赶往父亲上工的工地劝解，没找到地方，他回到村里去找老卢，最后在自家对面高俊发家找到了，随后给了丁金华打电话打圆场。

调解后尖刀酿连环血案

满身是血的高亚军，冲到跟他家关系好的高富运家，对惊恐的高富运两口子说“快去救我妈，丁金华撵着杀我”。高亚军说完蹿进屋里将门反锁。

丁金华回村找到母亲后，找来了同族的丁军华，后者比丁金华大几岁，是大朱村大队书记。

几名在7月25日夜参与警方问讯笔录的村民称，大队书记丁军华自称“这件事我从头到尾都在”，他是被叫来调解矛盾的。

当天上午11点，曾看见高赖孩和老卢吵架的高全发，在出门去菜园摘菜时看到，在高赖孩家门口，丁金华和高赖孩、高的儿子高亚军以及女婿张磊，站在一起，双方互递烟，他听到双方谈到“宅子”。

高全发说，他看不出丁金华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，双方都很平和，没有争执。

高全发说，老卢之所以在7月25日早晨跟高赖孩起争执，根本上还是高家院墙东侧那块宅基地，两家曾为此闹得很厉害，后来经调解言和。

事后躺在医院的高亚军说，当时聊宅

子的事时，丁金华没什么过激表现，随后，丁金华说，就先这么着吧。

10分钟后，换了短裤、穿了上衣的丁金华，开车路过高家时停了下来。

高亚军看见有人叫丁金华，喊叫的人上了丁的车，没过一分钟，丁金华和后来上车的人双双下车，丁直接问站在门口附近的高赖孩，“他说你还是那么说是吧？”

高亚军没听见父亲回答什么，看见丁金华朝站在一旁的姐夫张磊走去，张磊给丁递烟，未料丁直接一刀扎在张磊肚子上，丁的第二刀接着朝张磊的脖子袭来，退伍军人出身的张磊下意识挡了一下，刀还是划入脖颈，血当时就蹿了出来。

站在旁边的高亚军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自己肋部和大腿就挨了两刀，“我拔腿就往西跑，跑两步发现我爸往东跑了，丁金华追着我爸砍，两人在那儿撕扯，跟丁金华

一块儿下车的那个人和大队书记丁军华都在我爸旁边。”

去菜园摘完菜回家的高全发，看到高赖孩的儿子高亚军捂着腰发疯似的往村北跑，路上鲜血淋漓。而高家门口，高赖孩和妻子、女儿高亚丽倒在泥地上，女婿张磊一手捂着脖子，一手捂着肚子，脖子上的鲜血蹿出一米多长。

张磊试图打电话，两只手都不能松开，只好两个手指夹住手机，高全发听到他第一个电话是打给120的，第二个电话打给自己的母亲。

急救人员赶到后，确认高赖孩及其妻女死亡，女婿和儿子受伤被送往医院。

然而丁金华的疯狂并不止于此。一份警方的协查通报显示，丁金华在高庄村杀死3人后，又窜至漯河市，杀死两人、杀伤一人，劫持一辆出租车。 据《新京报》

受害人说

躺在病床上的高亚军一直流泪
“他毁了多少家啊，怎么就有那么大的仇？”

在高赖孩家门口的血迹每隔一两米就有一摊，已变黑色。

有村民称，高家的女儿、女婿冤死了，“他们是来给高亚军送鱼饵的，亚军喜欢钓鱼。”

多名村民称，为了女儿、女婿的到来，高赖孩的妻子专程跑到市场上买了只鸡回家。

27日下午，躺在病床上的高亚军一直流泪，“他毁了多少家啊，怎么就有那么大的仇？”

张磊至今不能说话。

高赖孩家唯一完好的成人是高亚军的妻子刘瑞丽，她25日一早去修牙，躲过一劫。

在高家门前的上坡路上，警方送还给她家里的钥匙，自25日下午警方勘验现场后一直锁闭的大门被打开，大门口、客厅门、厨房里血迹斑斑，刘瑞丽揭开炒锅盖，满锅炖好的鸡肉，汤汁已凝固。

据《新京报》

被劫持的出租车司机纪师傅

“他突然拿出一把一尺长的军刺，让我下车”

昨日，记者赶到漯河市召陵区人民医院，被劫持的出租车司机纪师傅就是在这里救治的。

纪师傅说，当天刚过中午，他从人民路向东走，离大沙河不远时，路边有人拦车，他就停了下来。

男子上车坐在副驾驶位置，纪师傅想向前走时，“他突然从腋下拿出一把一尺长的军刺，让我下车”。

“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对着刀不知该怎么办。他拿刀对着我的屁股就戳下去了。”纪师傅说，当时男子双眼发红。

纪师傅立即下了出租车，先是去了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，又在朋友陪同下去了召陵区人民医院。被刺的伤口缝了4针，并无大碍。

后来纪师傅想，当时丁金华可能是想劫持他的车逃跑。

警方称，刺纪师傅的军刺应该和丁金华落网后从他身上搜出的是同一把。

昨日下午，记者从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了解到，张磊被划伤了气管，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；高赖孩的儿子高亚军腰部受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

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
通讯员 张俊甫